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二十四)

漫画前辈沈同衡

●徐鹏飞

1985年,我在工人日报漫画比赛中获奖,从长春来北京参加颁奖会。奖杯是个黑色白花纹的陶罐,我拿在手中时,有个声音传来:“祝贺鹏飞得奖!”我回身一看,是一位清瘦的长者,旁边的人介绍说,这是沈同衡先生,我赶忙向沈老问好,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沈先生。

沈老问我一些吉林日报的情况,还打听了一位老编辑的近况。分手时,他开玩笑地问我:“这个罐子拿回去装啥呀?”我也调侃说:“装蒜茄子正好!”

1987年,在沈先生的策划下,在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支持下,创建了“中国新闻漫

画研究会”,沈同衡任首席会长,我应邀赴会。会议在人民日报社礼堂举办,代表是来自全国省级报社及中央级报社的漫画编辑和美术编辑。

会议结束后,我和几位外地的代表去沈老家拜访,听他讲述抗日战争时组建救亡宣传队的事。1945年同叶浅予、张光宇、丁聪、陈伟、廖冰兄、余所亚、张文元在重庆举办八人漫画展,受到周恩来的称赞。解放战争时期,沈先生在上海组建了漫画工学团,是一个由工人、学生组成的漫画团队,画了大量街头宣传漫画,到各个基层办反对内战的漫画展览,在中国漫画史上书写

了重要的一页。

1948年他转移到香港参加了“人间画会”,继续坚持漫画创作和编辑漫画刊物。

1953年沈先生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美术组负责人,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,1966年全家举迁到新疆库尔勒市,在一个兵团农场劳动改造,1979年才回到北京。

1993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,有幸和沈老成为同事。后来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出了些状况,停止了工作运行。我筹措了注册资金,重新申请登记,恢复了研究会的工作。这也是我和沈老的一段缘分吧!



官烛不览私信

●迂夫子

宋人周紫芝,号竹坡居士,其著作《竹坡诗话》里记载一个故事,很发人深省。李京兆诸父辈中,有一人尝为博守,其人极廉洁。一日,又京递至,发缄视之。中有家书,即令灭官烛,取私烛阅书。阅毕,命秉官烛如初。

李京兆的这位父辈,身为博州太守,“灭官烛看家书”,廉洁清白的节操让人惊叹三连。

一叹,夙兴夜寐。一般来说,作为地方高官的太守,即使夜里京城来快件,怕也是很难迅疾“发缄视之”,一旦酒席宴会脱不开身呢?或者早已烂醉如泥梦周公去了呢?又或者红绡帐底卧鸳鸯,又哪有看公文之兴致?

二叹,公私分明。夜里拆阅京城来的邮件,发现内有家书一封,即刻命人灭掉官烛,点燃自家的蜡烛,家书阅读完毕再点燃官烛,继续阅览其他公文,一系列动作说明在博州太守的心里,始终有公与私的界线在,否则不可能一看到家信,就赶紧换掉官烛。换言之,如果是一个公私不分,损公肥私惯了之官员,根本意识

不到在官烛下看家信是个事儿,或者未必意识不到,也许本来就心心念念想占公家的便宜呢?

三叹,明人不做暗事。按理来说,太守官烛下处理政务,顺便看封家信,无可厚非。家信又能有多长?又能消耗多少官家的蜡烛呢?太守如若不吱声,谁又知道他看的是家信呢?又有谁有胆子凑进来看看太守看的是不是公文?最难能可贵的是,太守主动大费周章,灭官烛点私烛,明人不做暗事,求得良心的安慰,乃廉洁的真本色。

官员要想做到公私分明,其实很难,需要高度自律才行。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,任谁都难免。东汉大臣第五伦是一位清官。曾有人问他:“公有私乎?”第五伦答道:“过去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,虽然我没有接受,但后来每逢三公选拔,举荐官员时,心中总是会想到他,只是最终没有用他罢了。”

面对“公有私乎”这一灵魂之问,第五伦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讲了自己亲历的一件事。从中可知,第五伦虽然没

有接受千里马,但明显对送马人有了好感。因为别人“投桃”,他就动了“报李”的念头,这种微妙的心理,促使他在推荐官员时,有了推荐送马人的私心。这种私心如果没有送马一事,根本就不会产生。如此看来,私心人人都难以避免,即使廉吏清官也不例外。然有私心并不代表就一定会做违法犯罪的事,关键在于要学会抑制私心。

抑制私心要靠秉持公心。当私心泛起时,如果多为他人着想,多为公众利益着想,那么为自己谋私利的欲望就会淡一些,私心膨胀的可能性就小了。所以,人们在很多关键时刻的抉择,其实就是私心和公心作斗争的过程:私心赢了,就会做出自私自利的事;公心赢了,则会做出有益于社会的事。

私心时时有,公心最难得。秉持一颗公心,需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和为民生奔走呼号的正义。人的内心既复杂,又丰富,是变化多端的,然无论怎样,只要能多给公心留一些位置,私心也就无处可居了。



韩非这个人,其实挺可怜的。他从小勤奋好学,并到齐国的稷下学宫拜荀子为师。学成归来,自以为对国运时势都看得非常明白,无奈却得不到国君的认可和重用。再加上拙嘴笨腮,不善言谈,只能写些文章表达政治主张。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出使秦国的机会,又遭李斯、姚贾等人陷害,47岁的时候,死在秦国狱中。

后人将他的作品汇集整理出来,名为《韩非子》,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作,韩非也被视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。

《韩非子》一书共20卷,55篇,约10万字。其学说的核心,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、术、势相结合,强调以法治国,以利用人。书中的文章,大多思想犀利,文字峭刻,逻辑严密,善用寓言。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,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《韩非子》的一个重要观点,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“性本贪”理论,认为民众的本性,是“恶劳而好逸”,要以法来约束民众,施刑于民,才可“禁奸于未萌”。因此他认为,严刑厉法,才是爱民的表现。这一点,与儒家主张的“仁政”恰恰相反。

比如,在《五蠹》一文中,韩非提出必须要铲除这五种人:一是学者(指儒家),二是言谈者(指纵横家),三是带剑者(指游侠),四是患御者(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),五是商工之民。韩非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,无益于耕战,必须依法予以惩治。

“法不阿贵”“刑过不避大臣,赏善不遗匹夫”,是对的。在法律面前,就是要人人平等。但不准儒家存在,不准言谈者存在,不准带剑者存在,也不准工者和商者存在。所有的人,都必须老老实实地种地。这样的主张,就有些过分了。

韩非的法治思想,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,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。有人说,秦始皇就是在韩非思想的指引下,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。韩非“以法为本”的主张,特别是“法、术、势”相结合的理论,对后世的法治建设,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。

《韩非子》一书的另一大贡献,是他的寓言笔法。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很多寓言故事,都出自韩非之手,如“自相矛盾”“守株待兔”“讳疾忌医”“滥竽充数”“郑人买履”“智子疑邻”“郢书燕说”“三人成虎”等寓言形象而生动,简洁而活泼,巧妙而深刻,冷隽而幽默,告诉了我们很多治国齐家、为人处世的道理。所以说,韩非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,也是伟大的文学家。